

貴州、香港、臺北

張法乾

——追憶谷正倫上將

忠黨愛國崇法務實

民國十年曾由孫大元帥中山先生任命為中央直轄黔軍總司令，並有「中國憲兵之父」稱譽的故陸軍上將谷正倫先生（字紀常，以下稱紀公），於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正式安葬於北市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上將區第一號墓園。那天參加葬禮者，除家屬谷夫人陳白堅女士、公子同生、胞弟正綱先生家人外，尚有蔣緯國上將、尹俊上將、憲兵司令劉馨敬、憲兵舊屬官兵代表以及貴州同鄉數百人。國軍示範公墓規劃完善，遍植花木、風景幽美。紀公一生，忠黨愛國、崇法務實、功在旂常、長眠於斯、青山有幸。紀公係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積勞病逝臺北市中心診所，原暫厝於六張犁，他臨終時囑託胞弟正綱先生兩事：（一）逝世之後墓碑僅題「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倫之墓」，勿寫任何官銜。（二）獨子同生遠在美國，請多照應，使其母子團聚。正綱先生均已遵辦。原暫厝六張犁之石碑即係正綱先生手書，同生世兄亦於其尊翁安葬時返國，與谷夫人團聚，在臺執業。兄友弟恭，母慈子孝，足資楷模。

筆者於民國十七年承蒙紀公報請軍事委員會，保送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返國後，先後在憲兵及貴州保安司令部與綏靖公署追隨紀公。民國四十年筆者來臺時，即趨臺北中山北路正鼎先生（紀公胞弟）府上拜謁，看見紀公親自洗滌內衣褲，狀至悠閒。延坐後筆者請問紀公自香港來臺北後生活情形，紀公憤慨的說：「有人造謠，說我和桂系勾結，真是豈有此理！」這種謠言，其來有自，詳見下文。惟以貴州家鄉淪陷實情，迄無詳確報導，以致有許多捕風捉影的傳聞，難怪正綱先生閒談時也曾感喟的說：「家兄（紀公）一生忠黨愛國，但是最後服務桑梓，實不值得。貴州未能打一仗就丟了，連家母也未能脫離魔掌，實在難過！」筆者源於良心驅使，憶寫親身追隨紀公同鄉以迄盧漢變節，貴州淪陷的經過，俾對歷史作一交代，以慰紀公在天之靈。

中央逕派劉某來黔

民國三十七年夏，紀公奉命出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筆者由國防部調任貴州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當時紅禍猖獗，貴州境內只有六個保安團。為因應局勢發展需要，中央特成立貴州綏靖公署，由紀公兼主任，並成立第十九兵團，下轄第四十九及八十九兩軍，以何紹周為兵團司令兼四十九軍軍長。至於八十九軍軍長，中央電囑紀公推薦三人候選。紀公當時對人選極為鄭重，垂詢筆者以時兼綏署參謀長身份，研究分析整理人事資料，將在黔適任軍長人選列報。經簽報紀公指示，以王文彥、劉漢珍（均為軍校第一期）、韓文煥（軍校第三期）三人學經歷適宜（其他黔籍將領均在外鄉，一時無法連絡），即囑筆者電報中央定奪。中央旋即令派劉伯龍（軍校第三期，當時不在貴州）為第八十九軍軍長。不意劉某到任之後，跋扈囂張，無法無天，種種謬行，不可勝數。

劉伯龍與筆者在日本留學時，他進步兵學校，我在士官學校，承他視我如弟，時相往還。回國後他還招待我住在他家，那時他在步校當教官。伯龍身材矮小，自視不凡。他當師長時駐防黔東川北，性情剛烈，濫殺無辜，朋友多以其變態自卑心理作祟，深表不滿。伯龍到職後，紀公特別優先撥補兵員，充實其裝備，期望他切實負起

保衛桑梓，拯救同胞的責任。而何紹周所兼之第四十九軍，到了民國三十八年秋，尚未編組完成，故在動亂中，貴州只有第八十九軍一個軍和六個保安團，可以擔任警備綏靖任務。

其次省參議會總質詢中，參議員們紛紛詢問，黔東某某三位參議員突然失踪，請省政府從速查覆。會後紀公對筆者說：「你去問問劉伯龍，他不知道此事。」筆者到了劉家，他竟坦然的說：「老弟，這些傢伙不是好東西，有間諜嫌疑，如報告主席，他不好辦，所以我派人幹掉他們，請轉報主席。」

不久紀公又將楊森將軍（時任重慶市長，在臺病逝）來函交筆者過目。楊係前任貴州省主席，信中說在他任內的保安副司令馬學波（龍里人，與劉伯龍同鄉），全家遭人抄殺。所幸馬某當時不在，其妻冒險逃抵重慶。紀公氣憤的對筆者說：「你去查詢，是不是劉伯龍幹的？」筆者即到劉家，把原信交給他看，劉看後笑道：「哈！這有什麼了不起，請報告主席，我特務營弟兄多係家鄉子弟，因為馬某在地方上結怨太多，他們爲了報復才幹的，我已將肇事者辦了。」

四項佈署三點裁示

民國三十八年夏，貴州綏靖公署紀公兼主任奉命擔任前敵總指揮，率第十九兵團及第二十六軍，解決預謀投共之盧漢，藉以鞏固西南地區。第十九兵團所屬之第八十九軍劉伯龍部，已在雲南霏益一帶集結，但在開始行動前兩天，突然奉命停止。事後據說有人爲盧漢向中央進言，並派飛

機接盧漢赴渝，加以安撫，盧漢表示仍然效忠政府。

大局日益惡化，國防部決定由重慶遷往昆明，湖南程潛變節跡象日益明顯，華中長官部所屬部隊撤往湘、桂，湘西、黔東一帶空虛。紀公爲應付此一變局，幾經籌思，決定以裝備完整之第八十九軍在鎮遠一帶佈防，阻止共軍西犯，並確保陪都側背安全。紀公特別提示，以他過去閱歷，以及時地因素（需從雲南調回第八十九軍），黔東一帶以鎮遠形勢最爲險要。

綏靖公署遵照指示，作如下佈署：（一）令在黔東之保三團警戒湘黔邊界。（二）令第四十九軍陳永恩師已裝備之一團，馳赴鎮遠鎮雄關一帶佈防，掩護八十九軍集結。（三）徵集邊境及境內公私車輛，馳往滇、黔邊境趕運第八十九軍。（四）嚴令第八十九軍輕裝限期在馬長坪集結。從以上這些措施看來，以當時環境而論，可見紀公對於保衛家鄉，焦思積慮，不遺餘力。不料劉伯龍軍長竟然違抗命令，擅將派往接運之車輛留置，並於限期將屆時，率同其特務營押運私貨十餘卡車開往他的家鄉龍里。正驚疑間，劉到筆者處，約同晉見紀公。紀公故示鎮靜，問道：「貴部已否開到？」劉竟答道：「主席，黔東一帶地勢不好，我已往盤江佈防，特來請主席到盤縣去。」紀公面色凝重，無法掩飾其內心痛苦，無可奈何，慢慢應聲：「啊！啊！」

劉伯龍辭出後，紀公即囑筆者與在鎮遠擔任警戒之陳永恩部連絡，迄無消息，鎮遠一帶，已有共軍竄擾，陳永恩部下不明。紀公即召集有

關高級幹部緊急會商，臨時突囑筆者，速打電話給警保處長兼保密局站長，要他參加開會，以便商討有關敵後部署事宜。經筆者連絡，據其副站長說，該站長及其家人已於日前逃赴昆明，情形不詳。筆者回報後，紀公問我：「該員是向你請過假？」筆者答：「未曾向我請過假。」紀公怒道：「豈有此理！保密局人員竟先逃跑。」即囑新聞處長蔡虹電告保密局毛局長查辦。（按該站長棄職潛逃至昆明後，惡人先告狀，呈報說某某要殺他，並與桂系勾結，以致後來各種謠傳因此而起。）紀公隨即說明當時狀況，第八十九軍未遵令集結，反而按兵不動，陳永恩部下不明，勢非撤守盤江不可。經會商後，紀公裁示三項：

（一）撤離貴陽。爲免糜爛地方，除資敵物資外，其餘不予破壞，民衆聽其自願撤離（因爲地方貧瘠，糧食困難）。（二）中央銀行國庫存款，派部隊押運到重慶，交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三）敵後佈置，電保密局轉知其副站長負責。

劉某抗命予以處決

撤離貴陽時，綏署副主任王文彥（病逝香港）、保安副司令韓文煥（現旅居加拿大），不願與劉伯龍同行，所以先走。省府秘書長何朝宗、衛生處長賈智欽（病逝香港）、新聞處長蔡虹（病逝美國）及筆者（時任綏署參謀長兼保安副司令），與紀公及劉伯龍同行。第一天抵鎮寧，紀公即囑筆者返安順，敦請其太夫人及胞弟紀書先生先往昆明。幾經敦勸，老夫人堅持，年老不願離鄉，囑筆者轉報紀公，盡心任事，勿以爲念

，以致未能報命而返。

當晚返抵鎮寧，紀公即對筆者說：「你知道陳永思部隊的下落嗎？剛才劉伯龍來談，何紹周（第十九兵團司令兼四十九軍軍長，為劉伯龍的直屬長官）部隊真不行，已被劉逸羣收編了。」我聽了不勝駭異，乃問劉逸羣是什麼人？劉伯龍答道：「我忘了報告主席，劉逸羣是我弟弟，我已派他為獨立旅旅長。」由鎮寧出發，沿途步行，劉伯龍不斷假惺惺的對紀公說：「您老人家這麼大年紀，還帶病（胃病便血）支撐，真使我們晚輩難過，我們應當替你代勞。」紀公漫聲應道：「有什麼辦法？職責所在，拖死也得拖到底。」

行抵晴隆，劉乃露骨地表示，他已在青龍山（興仁縣境）覓一清靜地方，請紀公前往休養，他可代為負責。紀公虛與委蛇，表示只要中央同意，他也真想休息休息。此時雲南方面突然封鎖邊境，禁止人車通行，以致各部隊、機關、學校、民衆擁塞邊境，秩序混亂。雲南綏靖公署來電：以第八十九軍駐防雲南露益時，曾將某村居民三千餘人，悉數殘殺，希速處理，否則禁止人車入境。

紀公以劉伯龍如此胡作非為，又敢違抗命令，是否上級有所授意？忍無可忍，乃囑新聞處長蔡虹虹電呈中央請示，奉覆以劉伯龍不法抗命，着即權宜處理。紀公乃決心繩之以法，約劉伯龍到晴隆縣政府（在一小山上）商談，由保一團團長李成舉予以處決。至此擁塞邊境之人車始得進入雲南，劉部經曉諭後，仍佈防盤江一帶。

赴港治病盧漢變節

中外雜誌 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一) 服務事項：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 代訂雜誌。3. 代印文件。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壹佰元或港幣伍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IDOSCOPE MONTHLY

108 Lung-Kiang RD.

TAIPEI, TAIWAN, REP. OF CHINA

部隊轉進至盤縣後，紀公胃疾便血加劇，行動困難，附近又無醫療設備。經電中央請示，囑往香港治療。紀公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大陸，臨行交代：貴州綏署由王文彥、保安司令部由韓文煥、省政府由何朝宗分別負責，並囑在國防部未遷昆明以前，所需糧彈補給，可持他們介紹信到昆明找楊石生（紀公至友，與盧漢交厚），請盧主任（漢）設法。

不久，第十九兵團突由畢節開來盤縣，各部隊補給急需解決。王、韓兩副主任乃約同筆者至昆明晤楊石生，楊即陪往五華山訪盧漢。候坐逾時，楊始出告，盧痔疾甚劇，無法起床，請候數日再來。

王、韓兩副主任以情況緊急，需先向在香港治病之紀公報告，乃囑筆者飛港面報，當天即可返回昆明。殊不知客機已經停飛，經筆者向時任昆明警備司令之陸大同同學俾曉清兄洽商，承他派員陪往機場，特准停飛之國泰客機起飛。此時停候

機場之朋友亦得便搭乘，記得其中有砲校校長婁紹鎰等約數十人。起飛不久，盧漢即宣佈投共，筆者到港趕晤紀公時，紀公不勝驚異的問：「你怎麼來的？」筆者答以乘國泰客機來的，紀公即以香港報紙號外出示（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盧漢已變節投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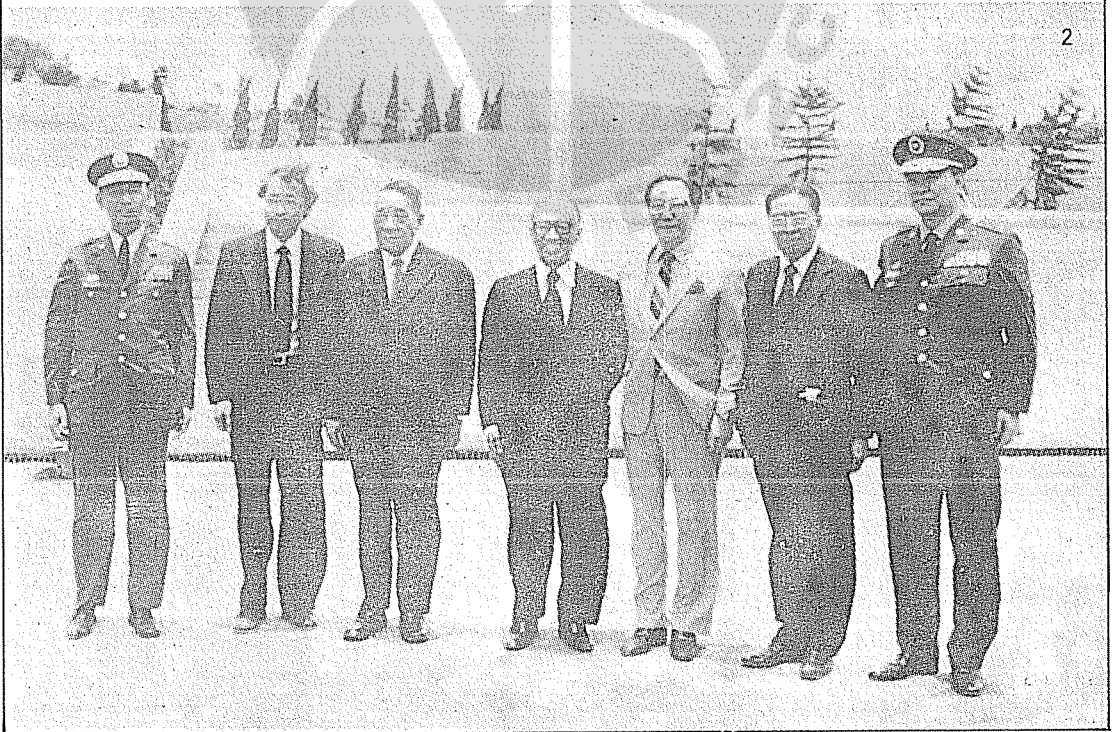
回憶紀公離盤縣後，筆者與韓副主任文煥商討局勢惡化後的應變措施。韓副主任主張各部化整為零，就地打游擊。

筆者斟酌時局，民衆組織未臻健全，非長遠之計，萬不得已時，應向桂西或滇南轉進，以便與滇、桂友軍聯合行動。未料盧漢變節，大局逆轉，川、滇、黔最後基地不幸先後淪陷，筆者由昆明脫險飛香港轉來臺北定居，歲月匆匆已歷三十多年，不勝感慨。

所幸三民主義已經宏揚於寶島，人心思漢，中共倒行逆施，難逃歷史鐵則，終必失敗。大陸重光，指日可待，紀公當可瞑目於九泉矣！



- ①抗戰期間蔣委員長在蘭州與谷正倫(右二，穿中山裝)及朱紹良、胡宗南等席地而坐，指示軍事機宜。
- ②右二起張法乾、蔣緯國、谷正綱、尹俊、谷同生、劉聲敵等在五指山谷正倫墓前留影。





①谷正倫二十一歲加入同盟會時。

②谷正倫四十三歲任憲兵司令時。

③谷正倫任甘肅省主席與夫人合影。



③